

全面揭秘人文大师另面生活

郭沫若

的

异国婚姻始末

·长篇纪实文学系列丛书·

鲁雄飞 著

一生三次婚姻 新式旧式皆历

扶桑异国之恋 别有一番滋味

台海出版社

郭沫若的异国婚姻始末

鲁雄飞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郭沫若的异国婚姻始末/鲁雄飞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05

ISBN 7-80141-453-5

I. 郭… II. 鲁… III. 郭沫若 (1892~1978)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2030 号

书 名 / 郭沫若的异国婚姻始末
著 者 / 鲁雄飞
责任编辑 / 吕 莺
封面设计 / 红十月设计室
出 版 / 台海出版社
印 刷 /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680mm×1020mm 1/16
印 张 / 17
印 数 / 6000 册
字 数 / 350 千
经 销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版 次 /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4045801)

ISBN 7-80141-453-5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

编辑出版名人的女性世界是我多年的愿望，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是女性，也不仅仅是因为编过诸多本名人的传记。而是每每看到有关名人背后的女性（母亲、妻子、伴侣、知己、朋友）的故事时，总是不胜唏嘘。

固然成长为一名名人有着与常人异别之处，但做为名人背后的女性，在社会、家庭、道德、伦理诸多方面所需承受的压力亦不比名人小，做名人难，做名人的女人更难！

因为有了女性，名人的情感生活增添了绚丽多彩的光环；因为有了女性，名人也饱尝了人世间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女性在名人的生活中交织着复杂的亲情、爱情、恋情和友情，女性成为名人生活中、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女性也成为影响名人一生甚或他们事业有成、受人尊崇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本套长篇纪实文学系列丛书，从2004年开始策划、组稿，至今陆续出版了有关金庸、柏杨、李敖、徐志摩、郁达夫、胡适、李叔同、梁实秋、郭沫若等诸历史文化名人

的女性世界纪实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全面、系统的揭示了上述人文大师鲜为人知的另面生活，并在其中穿插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人物生活的社会背景，以生动、真实、细腻的笔触，充分展现了名人的丰富的女性世界——母亲、爱人、红粉知己、朋友。这些女性虽然出身不同，性格不同、文化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但她们与名人或结为夫妇，执手一生；或相爱相知，终生陌路，却爱恋一世，结下深厚情谊。这些女性，在让人们感到亲切的同时，也让人们为她们动人的故事，高尚的情操，为她们不平凡的生活经历深深感叹！

浩瀚人生，多少风流人物，随着时代风云变幻，一去不返。记录名人的女性世界在今天会是一个更感人、更精彩的世界，也是对人生对生命的另一种感悟。

吕 莺

2006年1月

引子

引

子

从宇宙的极遥极远处，太阳把它的圣洁的光辉照到了东海，照到了东海之滨的上海，照到了耸立在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上海大厦。

这个时候，于天光微明中，住在大厦里面的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妇人，从日本式的榻榻米上起来了。悠悠岁月早已把她头上的青丝染成了霜雪一般的白发，近一个世纪的坎坷的人生和过度的辛劳，使得她原本丰满白皙、圆端端的脸庞变得清瘦了，而且布满了刀刻一般的深深的皱纹。一双眼睛却仍如往昔一样黝黑而又深邃。穿上了和服以后，她佝偻着腰，一手拄着比她高出一头的龙头拐杖，挪动着不大灵便的身体，慢慢地踱到窗前。然后，略为定了定神，她用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便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带着庄严而又纯净的神情，向着心灵中的永恒的上帝作起早祷来：

“万能的主啊！……”

这是安娜夫人每天的习惯，已经成为她的一种固定的生活程序了。她向上帝祈祷，而上帝给她以慰安。

初露的霞光映在了玻璃窗上。阳台上的花儿犹自带着晶莹的朝露。抖掉了一夜的黑暗，上海大厦这座巨大的建筑在熹微中显得分外凝重而又挺拔。

站在大厦的高处迎着朝日眺望，东海浩浩茫茫，无涯无际。往远，再往远——那像神话中的仙境一般浮现在海面上的就是她的母国日本列岛了。据说那是日之本源，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日本是她的祖国，仙台是她的故乡。而这里——中国，上海，是她的又一个祖国，又一个故乡。

她是日本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中国的诗人，并且和他共同生育了五个儿女。然而她并没有和中国的丈夫白头偕老，两个人在人生的中途分手了。这可不是她所愿意的，更不是她所希望的。无奈世事错迁，人情变易，几十年来她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被弃之妇，在异国异乡居住和生活着。

她没有懊悔吗？她没有怨恨吗？她没有痛苦吗？

也许有过。然而挚爱郭沫若挚爱中国之心却从未动摇过一丝一毫。她终于留在了中国，并且自愿加入了中国国籍。作为一个华籍日人，她汇入了十亿中国人的行列，就像苏州河汇入了黄浦江，黄浦江汇入了扬子江，扬子江汇入了东海，东海又融入了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一样。

从人生的起点开始，她走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了。这是一条漫长曲折而又充满了艰难坎坷的路途，结婚（同异国青年）、生育、困苦、漂泊、战争、分离、相会而又不能相聚……一切苦难她都经受过了，历经磨难之后她顽强地活下来了，并且比谁都活得更久长。她比阿信遭受过更多的苦难，她比阿信更坚强。已经是风烛残年的她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当她向上帝祈祷的时候，她感到不仅她的心永远和上帝相通着，而且她的肉体也快要投入到上帝的怀抱中去了。那一天果真来临的时候，她又该向上帝说些什么呢？

“我的一生，是野狗似的一生，也可以说是悲惨的一生。这都是因为我的愚蠢。”

在上帝的面前，当她回首往事时，也许会生出这样的感慨。然而她在生前并不想说什么，更不抱怨什么。有些事情真相她想带到坟墓里去。

啊啊！既然理解了一切，又为什么不能谅解一切呢？宁可自己瓦碎，而让别人玉全，牺牲一己之幸福成全他人完满的幸福，何尝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信徒应该做的事？

就像那圣洁的太阳：亿万光年亿万光年太阳把它的光和热无私地奉献给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从来不向地球向地球上的生灵万物包括人类索取过一丝一毫。

日本的女儿就是太阳的女儿。太阳的女儿不应当和太阳一样吗？

是的，安娜从少女时代起，就具有牺牲自己，成就他人的秉性。

一本厚厚的《圣经》伴着她漫长而又困苦的一生。她又最爱颂读其中“当以爱还爱”的一段话：

“……多多用忍耐，在患难中，在穷乏中，在困苦中，在被打时，在坐监时，在变乱时，在劳力上，在守夜上，在守斋上。用圣洁，用知识，用坚忍，用良善，用圣神，用诚实的爱德。用真实的道理，用天主的德能，用义德的兵器，左也用，右也用。用光荣，也用羞辱。用恶名，也用美名。看似欺哄人的，其实是诚实的。看似人所不知的，其实是人所共知的。看似要死的，我却还活着。受人击打，却没有致死。似乎忧愁，却常喜乐。似乎贫穷，却能使多人富足。似乎无所有，却一切都有。……”^①

于是她无怨无尤，无悔无恨，心情宁静而又淡泊。因为她的心属于上天，她所做的一切上天都会知道的。

太阳的光辉是圣洁的。在她的脸上同样闪耀着不可思议的圣洁的光辉，如像少女时一样。

啊啊！正是这闪耀在安娜眉目间的圣洁的光辉，给了当年留学日本的郭沫若以强烈的震撼……

^① 《新经全集·格林多二书》第六章。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人六億加諸國魂
 堅持原則天垮下來撐得起出機危主救之
 直驅敵艦一鳴通寨中東方白太陽出冰山已摧
 共在征道銷跡有誰敢回老為民主極樂大吹
 亮燈暖上泥牛入海去消息近東風革命
 原和乾坤一色
 領袖頌詞寄海江紅 二〇一三年春 郭沫若

郭沫若手迹

台灣自古屬中華 潛龍為首是一家
 群龍騰紫社纓 六宮鼎賊毀桑麻
 秋大業征海陽 一代英雄如卷三萬里
 耳氏爭雄敵他帝虎視前車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郭沫若收復台灣三萬里紀念
 廈門郭沫若紀念館 郭沫若

郭沫若手迹

新皇台德風
 海王龍中一海
 將軍鎮上三子嬰
 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郭沫若紀念館
 郭沫若

郭沫若手迹

郭沫若紀念館
 郭沫若手迹

郭沫若手迹

驅除荷虜一代英雄
 郭沫若

月几呀，你好像把镀金的镰刀，
 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斫倒了，
 哦，我也被你斫倒了！
 白云呀，你是不是解渴的凌冰？
 我怎得把你吞下喉去，
 解解我火一样的焦心。

——郭沫若



郭沫若



黑猫张琼华——郭沫若原配夫人



1923年郭沫若与安娜（佐藤富子）及孩子们合影。

佐藤富子——郭沫若的日本妻子



郭沫若与于立群（第三任妻子）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有缘千里相会 / 1	
第二章 异国兄妹 / 10	
第三章 博多湾的情思 / 31	
第四章 圣母玛利亚 / 47	
第五章 亡民与红瓜 / 63	
第六章 相濡以沫 / 80	
第七章 别妇抛雏 / 105	
第八章 含辛茹苦 / 124	
第九章 万里寻夫 / 136	
第十章 永恒之女性 / 150	

附录：

郭沫若的有关自述 / 162

第一章 有缘千里相会

佐藤富子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4月5日出生于宫城县黑川郡大衡村。她是卯右卫门与佐藤初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兄弟姐妹三男五女共8人。

佐藤家是伊达家的家臣，世世代代任柳生一刀流派的武术教师，又是罗马天主教的信徒。佐藤家没生男孩子，世世代代都是以女孩招养子。卯右卫门也是养子，他应召参加了日清、日俄两次战争，心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后在横浜的神学学校学习五年并当了牧师。他虽然是一个拥有五町步田地和几十町步山林的地主，但是，却离开农耕生活而专门以布教为生，把田地出租给佃农。浸礼教的教会本部开始在仙台，后转移到盛冈、远野、福岛等地。随着父亲的任地转移，富子和大妹妹佐藤操在小学时代就经历过几次转校。父亲是一个沉着稳健的人，母亲重视作为士族姑娘的排场和体面，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如果孩子们讲不礼貌的话，就要被打嘴。兄弟姐妹之间如果吵架、喊叫就要被打得头昏脑胀。

姐妹俩在仙台进入浸礼教的教会学校——尚纲女子学校学习。因为要过寄宿生活，先后离开了父母的身边。大衡村是离仙台八日里（约32公里）的偏僻农村。村里有两户士族，其中之一就是姐妹俩的家。现在虽然通了公共汽车，但在明治四十年代姐妹俩游学仙台时，除徒步或骑马以外没有其它的办法。

富子去仙台的那天，伙伴们在马背上放上鞍子让“少爷”（小姐）骑上去拉住缰绳。父母习惯于把姑娘们称为“少爷”，而把男孩子称为意味着少爷的“公子”来抚养的。

牧师生活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但是，因为双亲是教育事业的热心人，

她们又是牧师的女儿，女子学校给予她们免除学费等等的照顾。尽管如此，在明治四十年代能把两个女儿从偏僻的农村送出去接受中等教育，佐藤家的双亲确实是相当开明的家长。

姐姐和妹妹在学龄上虽然相差三年，但进女校读书时，姐姐是三年级，妹妹是一年级，相差只有两年。由于学制的改革，富子完成小学义务教育四年后进入高中学习，妹妹完成小学六年的义务教育后马上进入女子学校，因此，姐妹俩那个时期在寄宿舍住宿同处于一室。

在女子学校短暂休假的时候，姐妹俩把行李分成两份扛着回大衡村的家里去。途中要穿过七处森林，爬越七座连绵起伏的山峰。早晨6点从仙台出发，晚上5点钟才能回到家里。

尚纲女子学校戒律非常严格。据说每逢神的安息日，即使是星期天也不许上街买东西，只能呆在修道院附近打发时间。在这样的环境里，佐藤富子常常表现出反抗的言行举动，为此获得了一部分教师的喜爱，也遭到一部分教师的憎恨。富子具有义侠心，她常常在关心帮助同学们的同时，也常常以充满诙谐的口气跟老师开玩笑。即使如此，也只是一个有才气的少女表达意志的行为，而不是叛逆的举动。

例如，每当把棉被收起来放进壁橱里时，富子常常是随随便便地往里一塞，把圆枕头“啪”地一下扔到上面去。校长兼舍监的老处女是个美国人，巡视至此，刚一拉开拉门，壁橱里的东西就像雪崩一样地落下来。校长在拉门仅剩下的纸上用英文写了：“这真惊人！”句子末尾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据说就因为这件事，没有任何其它原因，富子受到了一个月不许外出的处罚。

佐藤家代代是女孩，在佐藤操出生的翌年生了第一个男孩。全家人对男孩倾注了全部爱情，而两位姑娘却饱尝了被疏远的滋味。富子从小时候就萌生了对于权威反抗的情绪；另一方面，基督教的气质已经深入她的骨髓，使她养成了哪怕把自己的事情放下不管、也要帮助困难的人的性格。

每逢女子学校考试的那一天，同学们清晨很早就来到学校，随着一声“阿富！你教教我！”的叫声，姐姐的身姿马上就出现了。这些事情直到今天仍鲜明地留在妹妹佐藤操的记忆里，还像刚刚发生的一样。

要说富子的顽皮，曾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位独身的男教师来上课时，富子让什么也不知道的同学问老师：“衣”字旁加一个“军”字怎么读。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裨”字，这个字的意思是男人的兜裆布。

老师不好启齿，只好解释说：“同学们，这个字就是雷公打雷的时候，人们穿上用虎皮做的这个东西去擂大鼓。”教室中“哇”地一声哄堂大笑了。富子就是这样的顽皮，但有的老师把她开的小小玩笑看作是危险思想来憎恨。

富子是喜欢文学、爱读书的少女，尤其耽读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因而具有某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同时，她还是圣歌队中的一员。

她于大正3年（1914年）春天毕业，既没有升学，也没有回家，而是作为布教活动的助手留在了尚纲女子学校。继续升学需要去东京，费用多，因此作为多子女家庭的长女，年轻的富子升学希望就这样破灭了。

在探索人生前途的这个时期，母亲同女儿商量就给她提亲。富子知道了这件事，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去了东京。那是大正5年的事情，东京的圣路加病院从全国教会学校系统的女校毕业生中招募志愿当看护的人，佐藤富子前去应考并被录取。“病院”是当时的叫法，现在则统称医院。

医院的制度是学生全部住校，作为练习生开始实习生活，而且要接受检验考试，才能取得看护妇的资格。实习的内容，从照料病人到打扫卫生（包括擦亮上水道的水龙头）等等。病人大多数是欧美人。

医院的场地内有教会，有院长为首的外籍医师住的洋房和网球场，还有作为看护妇宿舍的日本式的二层建筑。

医院里的预告板上没有日本文字，只有英语，一周公布两次内容。医院内有美国看护妇主办的英语学习会。毕业于教会学校、通晓基督教，又有语言学基础的姑娘们，很适合这个医院的条件。医院提供实习生的食宿和制服，每月还给二日元五十钱的零用钱。尽管假日外出看电影、吃好吃的饭菜差不多把零用钱都花光了，但富子的“自立”能力是很强的。一个人来到东京以后，富子一次也没有回过宫城县的父母家。

那个时候，远离双亲、竭尽全力靠自己生活的佐藤富子，没有想到有一位青年人正在向她走来……

这个青年，就是郭沫若！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农历壬辰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中国四川乐山沙湾镇，原名郭开贞，号尚武。4岁半入家塾，和别的孩子一样《三字经》是发蒙的读物。然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之类含有哲学意味的命题，对幼小的儿童来说毕竟太暧昧了，不可能引发起他

郭沫若的异国婚姻始末

的兴趣。尽管如此，他的背功很好，像《易经》、《书经》那样像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字，他只要听别人念上几遍也就能背诵了。以后在嘉定府读中学时，有一回他和同学们比赛背功，居然把城墙上贴的《安民告示》仅仅默读三遍就从尾至头倒着背了出来，而且一个字不差。总之，倒背如流，过目成诵，郭沫若小小年纪就显得与众不同，具有很高的智商。

不过，他可不是一个只会背书的书呆子，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一个驯服的小绵羊。郭沫若自小养成了叛逆的性格，对旧的教育制度，对旧的社会习气，都抱着反抗的态度。他在乐山高等小学读书时，期末考试成绩得了第一名，当时他只有15岁，而一些老童生年纪都三十上下了，成绩反不如他这个小娃娃。他们不满意小小的郭开贞得第一，竟查卷扯榜，迫使任课老师把他的成绩无缘无故扣减几分，降为第三名。这件事对郭沫若心灵的影响很大，他说：“这件事对于我一生是第一个转折点，我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我恨之深深，我内心的叛逆性格便被培植了。”^①由于不满校政和教学内容，便自暴自弃，成了最顽皮的学生。平时抽烟、喝酒、看堂会，对学习无所用心，考试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

从1906至1910年，郭沫若在乐山上上了三年半的学。在此期间，他被学校开除（又曰“斥退”）了两次，记大过一次。到省城成都上学后，又被开除一次。这些负面的纪录，让人听起来他简直就是一个“不良少年”。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第一次被开除，是在乐山小学：一个老童生和小同学争饭吃，校长不问青红皂白，竟打了小同学一个耳光。郭沫若对学校体罚学生早就不满，就责问校长：“你这未免太野蛮！”众多同学跟着吼叫起来，弄得校长下不了台，恼羞成怒，给了郭开贞记大过的处分。自此郭开贞成了学生的小领袖，大家推举他作为代表同校方谈判，要求恢复周末半日休假制度。谈判不成，同学们举行罢课，后来学校虽然勉强同意了同学们的合理要求，但郭开贞由于有人检举他是煽动罢课的罪魁而被学校开除。

第二次是在嘉定中学堂，同学们因为看戏和当地的营防军发生冲突，旧时称军人为“丘八”，学生为“丘九”，双方争斗起来往往弄得不可开交。郭沫若当时并未在场，但他出于义愤，主动要求校方找营防军理论。校方不仅不维护学生们的正当权益，反而向营防军赔礼道歉。学生们于是

^① 《我的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

罢课以示抗议，结果郭沫若又被学校开除了。

从上述两次被开除的情况来看，郭沫若都不是因为无缘无故调皮捣蛋，违犯校规，而受到学校的严厉处罚。他都是在正义感的支配下，仗义执言，替同学打抱不平，或者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挺身而出。少年时期在人格形成的最初阶段，在他身上就种下了优良的因子。

第三次被开除，又由一般的仗义执言上升到了爱国。

辛亥革命前夕，成都学界发动了国会请愿风潮，矛头直指腐败透顶的满清政府。各校派代表在教育总会开会，要求明年召开国会，并号召全市学生罢课，以此向四川总督施压。当时正在成都分设中学上学的郭沫若被推选为代表，这大概是他第一次涉及政治活动。这次学运风潮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的野蛮镇压，成都分设中学监督都静阶强令郭沫若和另一位代表复课，郭沫若严词拒绝了，他对校方说：“大家都为爱国运动甘愿牺牲自己的学业，我不能来做破坏运动的罪魁！”就这样他又被校方开除了。后来他的大哥郭橙坞回四川兼任分设中学的教职，校方才同意郭沫若继续学习。

总之，郭沫若在成都读书期间，亲历了辛亥革命前后一系列重大事变，从一个叛逆的少年逐渐向忧国忧民、为民请愿的爱国青年过渡。应当说这是非常可喜的进步！

少年时代又是一个人长身体的时期，性意识的觉醒、萌动是很自然的事，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据郭沫若自己讲，他的性意识的最初觉醒大约是在七八岁的时候，浓春三月的一天，从家塾里借故跑出来的他，看见三嫂背着手站在园子里一笼丛竹的下面。极美的景致，极美的女子，郭沫若突然产生了一种美的念头，他想上前去扞触三嫂那双像海棠花一般美丽的手掌，但毕竟年幼心怯，终没有敢这么做。

那时是封建社会，旧的教育制度也不可能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性教育。性觉醒之后无处发泄，少年的郭沫若小小年纪便把一棵树当作了爱人（有的人把这说成是“恋物癖”）。以后又偷看《西厢记》，免不了会“指头儿告了消乏”。这在今天用科学的性观念看来实在算不了什么，有关的书籍认为自渎（即一般说的“手淫”）偶而为之也不失为正常的生理需要，而不是像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那样把它看成是一件莫大的罪恶。

上中学时，学校里只有男生，没有女生，他们年纪又都大了，从十几

岁到二三十岁不等。大概是出于性心理的作祟吧，男同学之间也有的互相爱慕起来，成为变态性欲者。学生中间有一个“转转会”，轮流着请几位要好的同学到自己家里来喝酒玩耍，其中一个姓汪的少年因为生得很端丽，便成了“转转会内之花”。郭沫若从小就发育得好，面孔丰满白皙，两颊晕着红潮，按乡里的习俗梳了一根辫子，上面还系了一根红头绳。他和汪姓少年特别要好，两个人总是形影不离。有一天，郭沫若和“转转会”的几个人喝酒打牌，汪姓少年也在场。郭沫若的钱输光了，和主人吵闹了一通，冲了出来。他以为汪君一定会跟着他走的，但在街上站着等了好一会儿，却始终见不着汪君的影子，只好怀着又气愤又绝望的心情，走进街头的一家客栈过夜。模模糊糊睡着以后，隐隐觉得有人在吻着他，把甜蜜的清凉的蔗汁渡入到他醉酒之后十分焦渴的口中。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姓汪的美少年！郭沫若顿时喜出望外，他紧紧地抱着汪君，说：

“啊，我真爱你呀！”

不消说他和汪君同宿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还是汪君付了房钱后两人才离去。当时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过了若干年，郭沫若在日本冈山还写了一首《蔗红词》，记述当天晚上的情景：

“红甘蔗，蔗甘红，
水万重兮山万重。
忆昔醉朦胧，
旅邸凄凉一枕空。
卿来端的似飞鸿，
乳我蔗汁口之中，生意始融融。
那夕起头从，才将命脉两相通。
难忘枕畔语从容：从今爱我比前浓。
红甘蔗，蔗甘红，水万重兮山万重。”

这就是郭沫若的“同性恋”。从当时的情景以及郭沫若日后对它的追忆与描述来看，并没有发展到猥亵的程度，更无越轨的行为，只是在封闭的环境里两个少年的相互的精神慰藉，好像还多少有些美感在里边。

如前所说，郭沫若一再遭到学校开除的处分，使他蒙受了很大的屈辱